

■ 义彰

崖城学宫在崖州古城之内，与残余的50米古城墙之间隔了一道“世科”牌坊，牌坊是近些年才仿古牌坊建的，过于新鲜。

崖城学宫也称“崖州孔庙”，应是我国祭祀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最南端的庙宇。史书记载，崖城学宫创建于北宋庆历年间，近千年来，培养出了不少名满天下的才子贤能，也算得是崖州文化振兴的基地。

我未到崖城学宫门前，先就心怯。想想这千年的建筑，曾经盛载过如此众多的先贤，我甚至迈不开步子。史料里说，这里原称“孔庙”，上承唐代庙学的定制，与学宫合在一起，也称学宫、圣庙或文庙，俗称“儒学堂”，为当年全州最高学府。

学宫的命运颇多波折，历经宋代淳佑年间的移建，明成化七年的重建，清康熙六年的捐资扩建，乾隆四十三年 的捐资迁建，再经道光年间的倡捐移迁，才落于如今的这个位置。史料称，学宫占有一片南北长、东西窄的条形基地，从崖州城的南文明门向北伸展，形成一组布局严正的建筑群，保持了明代中叶的州级格局。学宫内重要

■ 符力

又是热烘烘的一天。我在重庆南山跟几个同学喝茶，聊时势，回想我们上大学的经历。如同壶中杯里的袅袅清香，与三叔有关的往事，纷纷飘来又逸去。

我是家族里的第三个大学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读的大学。那天，听说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三叔从海口匆匆赶回来，把通知书上的报到时间、地点抄在纸条上，又匆匆赶回去上班。第二天中午，他打电话通知家人，说四侄去学校的机票已经买好了。半个月后，爸爸带我去海口，住进三叔订好的客房。当天晚上，三叔来宾馆看我和爸爸，他说，连续开了几场会，跟你们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你们好好休息吧，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吃早餐。次日清晨，我和爸爸还没睡醒，三叔已经在外面咚咚咚地敲门了。我们吃早餐的地方，是一家生意相当红火的酒楼，在如今的蓝天路和南宝路交叉口，是海口老机场的属地，我就是从那里乘飞机出岛读书的。那天早上，三叔稍隔几分钟就住我和爸爸的碟子里夹排骨、牛腩、包子，还向我的杯子里添牛奶。我根本无心吃东西，不时透过酒楼明净的玻璃窗看着南航东路。我知道，那是人们送机、接机的必经之处，却没想到车来车往、行人如织。

早餐后，三叔帮我拎起其中的一个包包，指着通向南航机场候机厅的路口，说道：“去吧，自己去办手续，别担心！”

时至今日，不论我怎么想，都想起当时领登机牌、办托运、过安检的场

■ 陈恩睿

小时候，即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叶，我在老家东方农村学着村里大人“做公道”小聚会，简单、兴奋，且充满自信。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离开老家已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不曾“做公道”了，但儿时“做公道”那种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且时常浮现于脑海中。

“做公道”是老家一种习俗，起源哪个朝代，不得而知，只听说是一代代村民传下来的习惯，几乎是男人的专项活动。老家邻居较多，小个头，较灵活，热情、勤快，是有名的“公道头”。每隔十天半个月，总有一个晚上十点过后，他家煤油灯还亮着，那就是较多和几位朋友做公道呢！那种感觉就像是有意瞒着别人吃些什么。后来听大人说，这是男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做公道”就要有食材，或炒田鸡，或焖鱼虾，或白切鸭，或烤坡马，或做椰子饭，或做猪油饭，或做花生饭……有时还上地瓜酒，夜里清静时小聚，温饱开心。当时，能“做公道”的人，均被认为是村里较有本事的人。

较多是我老家的邻居，他家常常是“做公道”的场所，久而久之，我脑海里便萌发与小伙伴一起“做公道”的意识。记忆里，第一次“做公道”是读小学一年级时，一边上学，一边放牛，还做家务。稻子成熟时，村前后一片金

的单体建筑有大成殿、崇德祠、月台、东西庑、大成门、名官祠、忠义节孝祠、明信堂、灵官祠、棂星门等。但由于长期兵灾战乱，庙祠屡遭破坏。1988年，当地政府拨款重修，学宫才又得以复存。从整体上看，学宫更像是个古老的三合院，人走进去，必得踮起脚尖，否则总是担心惊扰了学宫中某位先贤的沉思。

学宫整体墙壁的颜色都赤红，是传统里的庙宇的颜色。墙根下的花，逢了春，大抵能与学宫争得一星半点艳。

在海南，我还看过文昌的孔庙，与这“崖州孔庙”到底是有些不同，必得说一说。

关于文昌孔庙，大抵布局如此：两巷夹一庙。巷不算窄，气韵也生动，苍苍古木从庙中探出半片枝叶，庙外石壁苔痕斑驳，一副地老天荒的执着。在绿树掩映的文昌孔庙前，时光的力量已经渗透到这小小的铁门上，门漆开始脱落，但还隐隐有着曾经粉刷过的羞涩。斜阳照在上边，又是一年的炎夏。历史不曾消逝，纸本的记录在孔子面前是显得轻薄了。想象中的孔子和他站在“状元桥”桥头的塑像一般清癯修长。弟子们陪着他坐在大成殿内，屏息敛气，四周静寂。大师深

三叔

景，只记得在“图-154”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了很久，浑身还在出汗。

大学四年，我跟大多数同学一样穿波鞋，戴随身听，听着“校园民谣”，从一个校园晃荡到另一个校园，并没想过自己多么轻飘、多么不适合。偶尔，脑子里才会闪过三叔为我送行的情景，才忆起他话里的两个关键词：主动、冷静。直到大学二年级期末，我才决定努力学习。毕业那年，又恰逢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统招不统分，只能自谋职业。这样，问题就来了：我该去哪里做什么工作？怎么解决吃饭睡觉问题？现实与理想该如何取舍？真是让人头疼啊！我当过实习记者，但耗了四个月都找不到适合的工作，于是溜回老家呆了近一年时间。这期间，我几乎混成了家人的累赘。

2000年春节，三叔看到我还待在家里，想狠狠地批我一顿，却又忍住了。元宵节过后，他联系了一家企业，亲自带我去面试。那天，他领我走进那家企业所在的大楼，我跟他身后，两人随扶手电梯往楼上走，走到三楼时，他忽然转身看了我一下，指着洗手间的方向，叫我过去把上衣扎进裤腰里。我回到他跟前时，他抬手撩了一下我的头发，说：“这就对了嘛，精神多了！”十多分钟后，他从那家企业总经理办公室走出来，对我说：“进去吧！我跟领导聊聊，好好表现。”

就这样，从那天开始，我有事做、有饭吃了。三年后，我换了工作，逐渐走到自己想走的路上来，家人不必为我忧虑了。由此，我明白了一点：一个人若想有出路，就要当好自己，如果自己没

“做公道”

黄，那丰收在望的情景，令人喜悦。那时，没机械服务，都是人工收割。收割前几天，先排干田里的水，以便劳作。这时候，我们几个放牛伙伴便提起木质小水桶，拿着小鱼网，带上葫芦瓢等，走进田间，寻找目标。那时，水稻不施化肥，也不喷药，就施农家肥或草木灰，生态环境好，稻子熟了，田里低洼有水的地方都有鱼虾、青蛙、田螺、螃蟹等。担心踩坏稻子，我们收紧腹部，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寻找田间低洼水坑。村前深田里，有几处低洼水坑，天啊，满是鱼虾，还有螃蟹，没多少付出，便满载而归。当时，我们很兴奋，于是商量留出十几条较大的鱼晚上“做公道”，剩余的按人头分配，各自带回家分享。

“做公道”得有个“头”，谁当“头”就在谁家活动。当时，我向母亲说出我们的想法，得到支持。人生第一次“做公道”，我们有点急躁，盼着夜幕尽快降临。我们这边走，那边溜，转来转去，等啊等啊，才好不容易等来夜幕降临。烧柴火、做饭、煮鱼、洗碗、摆桌凳，分工合作，忙而有序。母亲不放心，打算给予帮忙，但我们坚持“独立自主”。饭烧焦了，不影响活动，锅巴吃得香香的；豆浆焖鱼，担心焖干，便加多点水，还经常掀开锅盖瞄瞄，闻闻。开吃了，分享劳动果实，个个兴高采烈，心里开花。

陷的双目流露出睿智和平静。这使得所有的感受都简化了，暮色卷进高墙，一切便远离了尘嚣。

藏在文昌城区内的这座庙宇，和其他城市的孔庙一样，奉祀着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它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明洪武八年（1375年）才迁移到文城镇文东里，规模很大，据说总面积有3300平方米。史料说此庙是海南保存得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它的主要建筑多为明清两代建造，自然也保存着那两个时代的风格。整座庙中最特别的是大成殿，属框架式木结构，很接近现代建筑的风格。柱子多为朱红色，这倒是国人传统的喜好。大殿屋顶的构造很是华丽，正脊当中安有琉璃双龙戏珠，上檐角和脊上亦安有龙、凤等。更让人惊艳的，是大成殿前月台两侧的明代石刻。这些嵌在月台看面上的浮雕经历数百年后，如今仍清晰可辨。浮雕近十块，大小有几种规格。栩栩如生的双麒麟图、姿态优美的鱼鸟花卉图、风格朴素简练的塔莲松图等等，内容各不相同。

文昌孔庙有着浓郁的海南特色。至今庙中未建棂星门，所有人到来祭拜瞻仰孔子都需从侧门出入。传说建庙时人们就已相约：棂星门必须由本

有这个能力，那就找一个好的领头人来引领你，否则，是很容易在困境中打转或沉沦的。由此，我也看到自己是一个愚笨却偏偏有好运气的人：我一直帮助、包容的爸妈和弟妹，还有总是在关键时刻为我铺路并且鼓励的三叔，以及关心我有没有饭吃、有没有单位为我买五项保险的恩人。我在众人的帮助下走出人生的泥潭，穿过莽林，从湖面的反光里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心头的感动，如风中涟漪，四散开去。

有一天，我约几个朋友到老家去走走。车过新建的小学校园和高耸的白色水塔，一个朋友说，乡村能建成这样挺不错啊。我接过他的话说，是我三叔帮忙跑动好久才建起来的。朋友有些奇怪地问我，你上次不是说你爷爷生四个男子，你爸爸排行最小，怎么还有一个三叔？我有些得意地解释，我三叔不是我爸爸的同胞弟弟，是他的堂弟，我大爷爷的三子。我也坦白说，我三叔一直心怀乡里，还为我们家族解决了相当多的麻烦事。大家遇事都找三叔，好像理所应当似的。可是，逢年过节，三叔回老家，大家照样各忙各的，并不太主动去找三叔。

去年中秋，我在海口一家百年老店买了几盒琼式月饼回去看爸爸妈妈。琼式月饼松、酥、软，馅多为椰蓉、蛋黄莲蓉、五仁叉烧等，符合海南人的胃口，我想，家人嗅到香味就会陶醉的。我让妈妈提一盒“五仁叉烧”和一盒“蛋黄莲蓉”给三叔，妈妈说你主动提去才是，我推说我晚上再去跟三叔聊吧。于是，妈妈转身提饼出去了。妈妈回来时，手里拎着三叔给的一盒“七星伴月”和一袋马鲛鱼，对我说：你三叔啊，笑咪咪地看我提月饼过去，问你也回来了是吧？他眼睛笑咪咪的，真少见。

尝到“做公道”滋味之后，大家兴趣更高了。除了水稻成熟季节“做公道”外，还拓展渠道，方式越来越多，方法越来越灵活，“做公道”让我们这些一起放牛的小伙伴有了诸多的感悟。同时，也令我的童年生活更为充实和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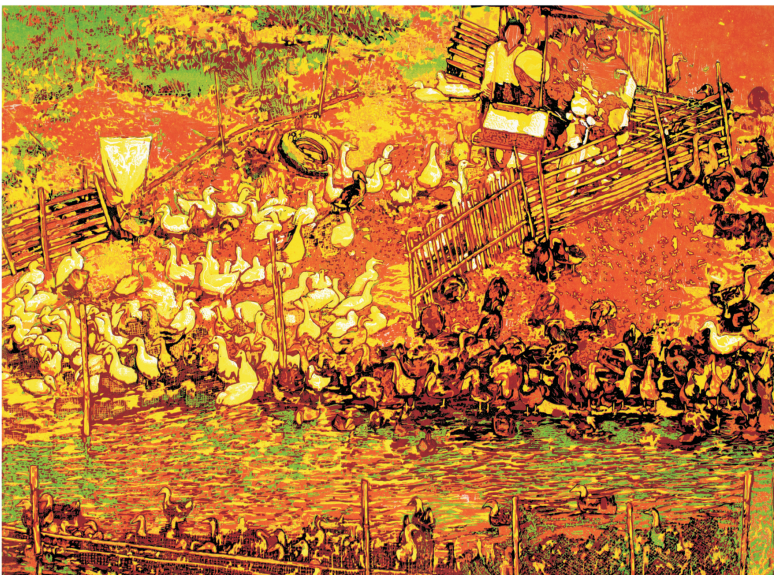
在老家，入了夜，月儿升起，整个村子便都笼罩着一层层薄薄的银纱，一幅美丽神奇的图画！有这样的月夜，村里孩子们是不会早早入睡的，都以各种活动方式，尽情地分享迷人时光。我们几个放牛娃也不例外，珍惜月夜之美，和村里其他孩子一起，做起各种游戏，“跳绳”“爬墙”“走城”“抓鸡子”等。月色美得过分，孩子们的活动也显出超常，还不到晚上十点，伙伴们的肚子便叽叽咕咕地叫个不停。这时候，我们能想到的就是“做公道”。那晚，我们五六个放牛娃做起猪油饭“公道”。我出几块猪皮肉，阿武出大米，阿平出蔬菜，阿江煮饭，阿富洗碗筷、摆桌凳……就这样，肚子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做完“公道”，已是深夜，又在“公道头”家的院子里铺开草席，看夜空，看月亮，看星星，猜谜语，讲故事，然后进入梦乡。

有一回，我们想改变“公道”内容，做鸭子“公道”。鸭子要买，钱哪来？向父母伸手，难开口，只好自力更生。正是酸梅豆成熟的季节，我们决定爬树采摘酸梅豆卖给生意人，攒够钱后再买鸭子“做公道”。我们五六个放牛娃，连着四天采摘酸梅豆，分了四次卖给学生人，终于凑够了一只鸭子钱，也终于做了儿时最丰盛的一次“公道”。

县出的状元亲自修建，这一等了几百年。文昌这块地方，也是大有意思，出山出水出人出文章，却单单没出个状元。这使得前庭的“状元桥”颇有趣味，穿过泮池，直抵大成殿，孔子就眼露欣慰，宽容地看着这来来往往的芸芸众生。而泮池大抵是儒学建筑的特色。据称古制中天子之学四围必环以圆形流水，考中秀才、有进入诸侯之学资格者称之为“入泮”或“游泮”。

当时在文昌孔庙，我觉着一个人在暮色里游走于孔子的眼皮底下，始终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记得前些年匆匆在英国皇家园林的“丘园”看过的一座两层的孔子庙和十层高的中国宝塔，当时竟是百感交集。在欧洲，17—18世纪这长长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陷于兴奋的“中国狂热”中。而19世纪中期以后，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始进军东方，在所到之处掠夺原料、强霸市场并强迫人们接受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有这么一段时间里，到处都有孔子塑像被砸成碎片。而今，似乎很多的塑像修复了，但人们的脸上，似乎没有了那闲闲澹澹的从容。

我还记得，离开文昌孔庙时，我蹲在泮池前舀了一瓢水喝，池水清冽香甜，有一股温婉的凉意。庭前的大榕



《红土地》(版画) 陈里思 作

■ 符兴全

“啊，树神！”我半倾着身子，差点往后摔倒般地仰着头，使劲地向林遮藤蔽的高空望去，向着一棵参天大树，惊奇地发出如上的感叹。

只见巨大的树干顶天立地般向高处伸展而上，在那树干顶端，浩然地又开五根大大的树枝，舒展着浓密的细叶。枝叶间，漏出了片片亮蓝的天空，透进了条条金黄的光柱，筛下了点点耀眼的光芒。这树，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树神”！

那是一个假日的中午时光，我们在向导的引领下，沿着霸王岭主峰中弯弯曲曲的林中栈道，一路领略着热带雨林缤纷的树木花草，一路喝彩连连地向“树神”走去。我们经过无数巨大的陆均松树，我们无数次仰首慨叹“啊，树神！”但向导不断地纠正说：那不是“树神”，“树神”还在前面。因为我们一路上这条栈道，向导就告知：这山里有“树神”。“树神”就是霸王岭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一棵最神秘的陆均松树。他还撺掇我们玩竞赛，看谁最先见到“树神”，最先沾上霸王岭的灵气。这也为我们增添了此行的乐趣。

走到一棵少说也要四、五人合抱才能搂过的大树前，我们都大声说：“这该是树神了！”向导则说：“这是树王，树龄大约2000年。”我们顺着高直的树干往上看，不停地咂舌。

再走一段路，我们真的走到“树神”面前了。我仔细端详着，觉得“树神”与“树王”，都差不多一样高大，都是二米多的直径。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王”一个是“神”这两个字上。“树王”，它的特点，就是树中之“王”，在霸王岭树木家族中，算它最高大，它的树围和树高，都超过“树神”。而“树神”的特别之处，就在“神”上。它像巨人的一条巨臂，在霸王岭的最深处也是最高处，巍然地向天上伸去，那顶端浩然地张开的五根巨柱，就像巨臂叉开的手指，用它们浓密葱翠的枝叶，遮蔽了霸王岭的一

树下，不知什么时候聚了一堆人，在愉快地玩着骰子。呼噜声此起彼伏，倒让孔庙充满了喧闹的烟火气。

现在，我在“崖州孔庙”里行走，依然缺乏勇气，崖城学宫对于崖州人，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有血性，具慧能，不但生财致富有道，治家教子也有方。如今，崖城四围的农家人，也喜弄文习字，谙得琴棋诗画，农闲时，各人在自家的院里，练练书法，弹弹曲儿，人生自是有乐事，不与凡俗，也是学宫里承袭的历史。

《崖州志》里原有记载，学宫中祭祀的除孔子神位外，还有其弟子颜子、曾子、孟子，及后来的毛奎、钟芳等，但如今，他们的神位似乎寻不着了，只有孔子依然端坐其间，目光祥和，一脸智慧。

近些年，崖城学宫渐渐地开始变得喧闹了，因为一墙之外，是现在的崖城小学。崖城的朋友说，她上小学时，常翻了墙到学宫里和小伙伴们捉迷藏。她的童年是躲在孔子的塑像背后度过的，至今站在这尊塑像前，仍有隐隐约约的嬉闹和笑声传来。

黄昏时，我走出崖城学宫，在门口遇上的是—块碑石，上书：“文武官员在此下马”，往来行人，经此处时，寂然，肃敬。

霸王岭的树神

片炎天。这不由使人想起海南一代文宗丘濬《五指山》诗中的佳句：“岂是巨灵伸一臂”“撑起炎荒半壁天”。我再从它的“巨掌”往下看，我看到它的“五指”和“巨臂”表面，也就是大树的主枝和主干表面，布满了斜斜扭扭的裂纹，像一个老者手上虬曲的皱纹。我再看看树根旁立的一块碑牌，上面注明树龄2500年。2500年！这是什么概念呢？忽然间，仿佛一个白眉飘须的老者，骑着青牛，背着紫云向我们徐徐飘来。这不是2500年前骑着青牛出关的老子吗？在出关时，他留下了恒久不衰的《道德经》五千言。这“树神”的种子落地发芽之时，不正是老子骑牛出关之日吗？2500年来，多少朝代更迭，多少皇冠落地，多少生命生生灭灭，而你，“树神”，“生于毫末”，成于“合抱”，竟然巍巍挺立至于今！这不是“神”吗？你的长很很“神”，你的经历很“神”，你的内涵，就更“神”！2500年的“物竞天择”，你从细小的胚胎，长成参天大树，经历了多少虫兽侵袭，经历了多少藤木挤压，经历了多少风雨雷电轰击，都那么一丝一点地生长，一岁一月地向上，吸取天地间的精华，合上自然运行的大道，顽强地生存下来了。这本身，要多奇有多奇，要多神有多“神”！

人们常说，一个杰出人物的成就高度，往往代表他所处时代、民族、国家的文明程度。同理，在一个生态区域中，一棵大树古树生存的长度度和成长的高大程度，往往代表所在区域生态保持的完整度和丰满度。“树神”，就是霸王岭生态的标杆！它代表了和反映了霸王岭生态保存的高度完整和高度丰满。在这里，海南热带雨林特征最为明显最为典型；在这里，2000多种野生植物色彩纷呈，300多种野生动物活灵活现；在这里，花卉绚烂，树木竞秀，飞禽鸣啭，走兽惹人；五条林间栈道，把你引入热带植物的迷宫，野生动物的乐园；在这里，坐落于绿林间溪流旁的度假木屋，让你尽享天然大氧吧的清涼，飘飘欲仙于锦山秀水之间。



在石梅湾想起诗人 吉尔伯特(节选)

■ 王家新

大海有没有秘密？大海的秘密是公开的秘密。它的涛声灌满你的耳朵，它的沙子，钻进你的牙缝和脚趾缝里，它的苦涩而又野性的气息留在你那远去的爱人的腋窝……

大海有没有秘密？那些亢奋鸣叫、俯冲的鸥鸟似乎知道。那些纵情嬉戏的孩子不知道。为此你离开故乡匹兹堡前往希腊的帕罗斯岛和圣托里尼岛。你和你的琳达，用松树林间的一顶帐篷岩石上支起的汤锅和平底锅创造了一个伊甸园。你们相互榨取，相互吞吃吧！直到荷马和俄底浦斯的太阳把去冬泛绿的荒草烧焦。

而这是在中国南海，我一来到这里，竟然就想起了你——礁石上的塞壬在哪里？……

海子去了，老吉尔伯特也去了，米沃什留在伯克利山坡上的房子像一个空巢，

他的朋友哈斯夫妇停在家门口的车贴了一张新的罚单……而我在这里踟蹰，闲逛。……

愿飞越千里万里，只为了手捧椰子时那第一口沁入肺腑的甘甜。我当然也愿有一所房子，哪怕它是空的。我还要在这里写诗，写诗？是的——如果它是我应该向生活交出的答卷。

多好啊，我们的石梅湾新娘！我的嘴依然很笨，但是我们的灵魂却要歌唱！当一位长发女孩撩起粉红的裙子，用脚尖轻轻戏水而她身后的椰子树、木麻黄树、棕榈树一一“站在成熟的光辉中”……吉尔伯特，如果我们写诗，就要“这么糟，这么棒”！一点点接近巴赫的音乐。

空山

■ 韩晓光

穿过黑暗的孩子你说你比所有阳光都灿烂步伐夹带着岁月的泥土与山林的气息来不及细细揣摩远处传来的山狗的吠声仿佛是大地消失多年的呼喊我们被记起的总是旧时的笑容山岭纵横交错，氧气舒解呼吸的紧迫自由似乎就搁放在山野的包裹里我在蹂踏着故事里隐约的足迹像一只飞鸟绘制出多重颜色的彩虹其实为的只是寻找一片重生的落叶曾以为它渺小，它给了你强大在快喘不过气的时候，纵使闭着眼，也能试探出它曾经无所遮掩的繁华

五律·游石山火山风情古村

■ 陈奋

扶云向果园，琼北小山村。野鸟鸣林表，春花绕竹门。开锄披日月，游贩忘晨昏。忽动高谈兴，仙乡古意分。

咏水仙

■ 赖敬民

亭亭玉立态娇妍，白裙飘飘倚叶间。莫是仙姝九天降，历尽劫波不染尘。桦风沐雨整八载，披肝沥胆报红颜。不惧寒寒犹起舞，为送芳菲到人间。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